



UN LIBRARY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OCT 15 1982

A COLLECTION

PROVISIONAL

S/PV.2398

23 September 1982  
CHINESE

## 第二三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9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西堀正弘先生

(日本)

成员国：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圭亚那

卡伦先生

爱尔兰

奥康纳先生

约旦

努赛贝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波兰

纳托尔夫先生

西班牙

德皮内斯先生

多哥

阿梅加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列安德罗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11时05分会议开始

欢迎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洛齐明兹·纳托尔夫先生阁下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成员热烈欢迎新来的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洛齐明兹·纳托尔夫先生阁下。我和纳托尔夫大使曾在日内瓦共过事，他的娴熟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敏锐使他成为最受尊敬的代表之一。我相信，我们能与他杰出的前任，维兹纳大使一样和纳托尔夫大使友好合作相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如何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报告(S/14179)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和加纳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努先生（阿尔及利亚）和格贝霍先生（加纳）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21日的来信，全文如下：

“我谨请安理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理会对“南非问题：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

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如何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报告(S/14179)“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以前也邀请过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来审议安理会议事日程上的事项。因此，按照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参加审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第一位要发言的是加纳代表。他希望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9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

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感谢您和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给我这一机会就对南非的武器禁运问题向安理会发言。我不仅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而且毫无疑问还作为一个深切关注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个人作此发言。

非洲国家集团认为目前很有必要让安理会了解其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不仅因为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是南非的多数黑人，而且还因为这一制度的存在，正如安理会所指出的那样。

“是对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犯罪，是与人的尊严和权利、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格格不入的，严重地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是对我们非洲大陆的自由、独立和各国民族主权的侮辱。我们坚定地认为，除非我们带头支持安理会加强实施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禁运，否则就必然会出现给非洲带来后果不堪设想的流血战争。我们也深信，象目前安理会审议中这样的制裁措施是在南非消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最后和平途径。

我要代表我的非洲同事们首先感谢并赞扬安理会议员会成员，起先在孟加拉大

( 加纳 )

使赫瓦贾·穆·凯泽主席，后来在墨西哥大使穆尼奥斯·莱多主席领导下，编写关于如何使 1977 年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内容详细且文理明晰的报告。我指的是 S/14279 号文件。虽然编写报告花了整整三年，但包括内容之广，其分析、结论及建议之周到显示出委员会勤勤恳恳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通过第 421(1977) 号决议和提出委员会的报告相隔时间已很长，尽管如此，安理会为寻找合适时机审议这份报告又丢掉了二年时间。这不能怪任何人。过去二年来，安全理事会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放在首要的地位来严肃对待。但是尽管这样，这两年对生活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下和被关押在南非臭名昭著的监狱里的人来说却是漫长艰难的两年。因此今天看到安理会重新认真地审议这一事项，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目前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一事项时，南非局势以及南部非洲总的情况都比 1977 年 11 月 4 日安理会通过第 418(1977) 号决议时更为恶化。当时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残酷镇压索韦托学生后，安理会认为南非局势十分严重，因此依照《宪章》第七章对此实行了禁运。但是自那时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日益加紧对其邻国的侵略、颠覆和恐怖活动，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从纳米比亚对安哥拉进行全面的入侵，它在南非内部也加紧包括处决爱国志士等镇压活动。种族主义政权的军队与自由战士之间进行着武装对抗。南非还与以色列和台湾加紧进行核勾结，从事核试验。所有这一切其结果比 1977 年更加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安理会的辩论十分及时，非常合适。目前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审查第 418(1977) 号决议规定的措施，以堵塞一切漏洞，使之更为有效。

在通过第 418(1977) 号决议、对南非强制实行武器禁运时，我们虽然对这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一决定有点为时过迟。自 1960 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催促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但是一直过了整整 17 年以后，主要西方大国才与安理会其它国家合作通过了第 418(1977) 号决议。南非到那时候已集聚了大量的军用硬件，也建立了可观的军

## (加纳)

火工业。以这些东西作后盾，南非便着手无情地镇压内部不同意见，对索韦托的学生和纳米比亚人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并进攻了象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邻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诚心诚意地相信我们的朋友会严格执行当时才通过的第418(1977)号决议，以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政权下人民的痛苦。但是随后几年证明我们的信任是错误不当的。武器继续源源不断运往南非、南非本身的军火工业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积极投资和援助而蓬勃发展。在此同时，国际社会却一直在思索1977年一致通过的用来有效地对待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残暴性的决议中各种用语的含义。这种思索看来毫无结果，人们也怀疑是否是有意这么做的。

有些国家的言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建立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措施完全是联合国和安理会内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一手造成的。这是自第418(1977)号决议通过以来最令人惊奇和失望的事。第418(1977)号决议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国家的文本，其内在的弱点即可证明这一点，因此，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必须提醒大家，这一决议的通过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这个目的依然我们《宪章》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决议通过后随即在他的发言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今日很清楚地目睹了一项历史性的事件。这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在本组织32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按照宪章第七章规定，对一个会员国采取了制裁的行动。我无意试图判断安理会的决定本身是否足能达到其目的。不过，非常明显的是，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南非政府为实施这个政策而采取的措施，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和充满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因此必须作出与情况的严重性相当的反应。”(S/PV. 2046, P. 3)

但是，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却是那些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能力实施禁运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越来越软。

(加纳)

因此，安理会终于审查禁运的效果，断定加强禁运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并着手设立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可使对南非的禁运更为有效；非洲国家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今天已提交给安全理事会，我们想对此发表一些拙见。

就非洲集团而言，S/14179号文件所概述的委员会的各项结论是普遍可以接受的。报告涉及了国际社会应认真考虑的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可说是关键的方面。例如，报告提请注意有关对决议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实施部分第2、3和4段进行解释时所遇到的困难。辩论围绕着如何解释“所有类型的武器和有关物资”、“审查所有现行的合同安排”以及吁请各国“不”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这几种说法。

关于第一种说法，渴望与种族主义政权做买卖的人争辩说，“有关物资”这一用语并不包括向南非供应的某些战略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并不构成明确规定了的武器系统；或者说这一用语不应包括那些向南非民用厂商供应的战略和军用物品，即使其中有些物品最终可能落到军事当局的手中。我们认为对这些解释难以苟同，因为它们显然为把军用供应品转交给种族主义政权提供了漏洞。

关于第二种情况，与我们持相反意见的人说：第418(1977)号决议要求对合同安排所进行的审查，并未授权终止这些合同。根据常识我们又认为，安全理事会也确实这样认为，这种解释是为歪曲决议开了绿灯。

关于第三种情况，即需要各国不与南非在制造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已听到的论点是：要求不这样做，并不一定意味着抵制南非的核方案，而且南非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方案与其可能用于发展核武器的任何方案之间肯定有所区别。我们认为，这是明知不对却坚持开放绿灯，向一个发狂的政权提供核武器援助。把核技术、基本设备和裂变物质转让给南非后，南非要把民用核工程转变为核武器的能力，就易如反掌。这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在核方案方面与南非进行任何勾结，因为这种勾结必然地会加强南非的核武器能力，从而不但使它成为各邻国的威胁，而且也有害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加纳)

我们无意在此就我已谈到的这些问题同我们的同伴在法律问题上争论不休，因为提出的这些法律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用以掩盖不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幌子。大家都应明瞭，强制性武器禁运是否有效，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责任。谁也无法否认，实行禁运的目的是向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以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残暴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各国希望取得成功，那么，即使决议保持现行的措词，这种成功还是可以取得的。

不过我们也认为，第418(1977)号决议是有严重缺点的，但这些缺点是可以补救的。例如，为了克服“武器和有关物资”这一用语定义方面的困难，我们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可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世界反对同南非进行军事和核勾结运动以及其他这样的组织的协助下，编制一份属于该类别的所有产品一览表，使各国有所依据。从此之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对此有所不知。同样，联合国当局可按照禁运令的文字和精神，对南非用于生产军备和其他武器零件的现有物资进行认真登记和检查，以防止南非在这一方面继续进行投资，并逐步缩小其对禁运的影响。

在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方面非洲国家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所提及的所谓双重用途物品的解释问题。这些物品包括所有的原件、电子设备、计算机、飞机、飞机零件和其他武器零件；这些物品通常是供应给南非的民用厂商的，但是这些物品不但可能用在军事方面，而且几乎总是为南非军事当局所利用。从表面上说来，让民用厂商等得到这些物品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们最终于落到谁的手里。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考虑的问题是：它是否想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来消除种族隔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向南非提供的这些物品就应完全禁止。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步骤，因为现代战争十分有赖于同时可用于民用目的的电子技术和设备。因此，禁运单上如果不包括所谓双重用途的物品，就会严重地破坏第418(1977)号决议的精神和目的。

( 加纳 )

还有另一方面，1977年强制禁运令虽未详尽谈及，但必须提请安全理事会的密切注意。我指的是作为任何武器禁运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石油。在战争中，自从军队放弃战马而代之以容量更大、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的机动运载工具以来，石油已成了一项重要军用商品。没有石油，任何武装部队都不能迅速地有陆地、海上或空中调动部队。以南非来说，这一产品有助于它在国内进行镇压，也有助于它对邻近的主权国家进行侵略。因此，不完全禁运石油和石油产品，任何武器禁运就将是不完全的；这是一个没有异议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促请安理会认真考虑把石油加进禁运物品单之内。

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报告(S/14179)B节所详述的建议，我们普遍同意，也愿意支持。在对这些建议表示同意和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强调提出值得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认真考虑的几个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关系到所规定的反对种族主义政权行动的实施方面。因为我们感到迄今为止我们共同的失败之处主要就在这一方面。

首先，执行机构十分有必要对所有违反决议的行为进行监视、探测和调查，以期安理会立即注意这种违反决议的行为而执行其政策。

第二，各国必须极其紧急地使它们的国内法律与第418(1977)号决议相一致，以期在各自的领土内更有效地执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禁运应按照大会1980年12月16日第35/206号决议的规定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勾结。

第三，违反武器禁运者一定会遭受严重的后果，而只是口头的责备或象征性的罚款就会使武器交易有利可图。这一点很是重要。

第四，迫切需要动员各政府、议会和公众支持武器禁运，以确保各国的合作。记录表明，坚持报告违反禁运行为的是非政府组织。政府通常没有报告。然而，政府的支持是很关键的，必须尽力争取它们的合作。

(加纳)

第五，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现在会尽快地通过其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以便使各项措施准备就绪，把已使强制性武器禁运变得没有意义的漏洞堵住。

我在发言开始时说过，使用制裁的手段，是使南非发生变化的最后一一种和平手段。诸位如果想想最近在种族主义政权和自由战士之间发生的一连串暴力冲突，就会认为我这一说法是对的。暴力现在在南非是家常便饭。除非我们在联合国迅速采取行动来结束种族隔离，否则南非的黑白两个种族肯定将继续无情地冲突下去，而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某个政权实行的政策，我们谁都不会为之公开辩护也不会对其宽恕，那么，一切希望和平的人，都应支持对这样一个政权实行制裁。

此外，武器禁运还有另一种重要意义。1981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问题国际讨论会上，联邦副秘书长埃梅卡·安尼奥库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有一种象征性的重要意义，即：它超过了它的实际作用。这不仅是第一次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且还表示了国际社会决心用和平方式使南非产生变化。任何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都会削弱这一决心；因此每一次违禁行为都向比勒陀利亚的盲目的人发出信号：他们并非得不到外部世界的支持。采取劝阻的办法虽然值得称赞，也是一番好意，但总是有其限度的；现在正合时宜，应采取范围广泛而目的明确的压制办法，这样就可迫使南非懂得，它的致命的冒险事业，将再也得不到国外朋友的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同我们一起确保南非能迅速地吸取教训，而又使占南非人口多数的黑人所受的痛苦能尽可能减小。

南非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正在竭力试用种种办法，妄图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又不丧失国外的朋友和自己的面子。同时，南非国内的局势很快对这一政权变得不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种族主义当局的暴行，越来越多的黑人在政治上

已经觉醒，而很多白人已不再愿意加入种族主义武装部队，也不愿忍受富有战斗精神的黑人反抗使他们遭到的高伤亡率。因此，现在增强国际压力使南非有所改变，是正当其时了。只考虑到武器买卖有利可图这一自私的因素，就不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如果南非能从它目前的紧张、受人抵制和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得到的利益将会多得多。我在联合国的各位非洲集团国家的同事以及我自己都希望并祈祷安理会将确保更为有效地执行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一合乎逻辑的步骤，其本身就是对安理会各成员国的一种考验；我们希望它们不会辜负受苦受难的南非黑人多数人或联合国宪章的期望。

阿梅加先生（多哥）：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致以我国代表团衷心的祝贺，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代表的国家以其古老的文明和聪慧的人民及领袖著称。你的精明能干和外交才华以及你在国际关系上的广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是我们审议会得到圆满结果的良好征兆。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爱尔兰共和国的诺埃尔·多尔大使致以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祝贺，感谢和祝贺他在担任上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那段国际生活特别紧张的期间所作出的卓越工作。他热忱而杰出地卫护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感激。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大使兼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亚当·汤姆森爵士表示欢迎。他必定会给我们的安理会带来他在外交关系上的丰富经验。我对波兰大使兼常驻联合国代表纳托夫先生致以同样的愿望。我确信他也会以他的丰富经验使安理会得益受惠。

我们今天开始讨论的报告是两年前拟就的。虽然本报告是在1980年12月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但安理会一直未能审议其中载列的建议要旨。至少可以说，这种情形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国代表团欢迎在整个非正式协商期间达到的一致意见，这样才有可能在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的要求下不再拖延讨论这份报告。还有一点我国代表团也表示欢迎，即本报告的审议工作是在阁下担任主席期间进行，

(多哥)

因为贵国—日本是少数几个在宪法中谴责战争的国家之一。这就是说贵国已经谴责了侵略，而南非却一贯侵略其邻近的前线国家，以此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内部永远实行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外部则拖延甚至阻碍人民的解放。如果没有本组织某些成员国供给武器，南非是不可能对前线国家进行这些有系统的侵略行为的。这项事实促使非洲国家在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国家和热爱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设法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一个对南非禁运武器的法律系统。

在国际上，这个法律系统主要根据三个案文。第一个是安全理事会在1977年11月4日通过的第418(1977)号决议，其中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第二个是1977年11月9日的第421(1977)号决议，据此安理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组成。除了其他任务外，该委员会，我要强调指出由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组成的该委员会，根据执行部分第1(b)段的规定还受命：

“研究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执行部分第1(c)段规定，

“要求所有国家进一步提供关于它们在有效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各项规定时所采行动的情况”。

最后，还有1980年6月13日第473(1980)号决议，其中执行部分第10段：

“吁请所有国家严格认真地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并斟酌情况为此目的制订切实有效的国家法律”。

该决议执行部分第11段：

“请安全理事会第421(1977)号决议为执行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加倍努力，确保贯彻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在1980

(多哥)

年9月15日以前就堵塞武器禁运的一切漏洞、加强武器禁运并使其更全面化的措施提出建议；”

今天这份我们所收到的报告是为执行第473(198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1段而编写的。

我要借此机会向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其中许多已离开我们)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虽然遭遇到许多限制和困难，但在编写这份报告时作了卓越工作。

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即1980年9月19日第S／14179号文件，作一客观审查后，就可看出许多违反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情况。当然，如报告所说，这些违反禁运的情况并非由所提到的国家的政府直接进行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私人公司从事的。这些违禁情况曾经有过，或许仍将继续发生，因为，根据我们收到的报告，有关国家政府已下令调查，有些牵涉在内的公司也承认有罪，并已受到它们政府的制裁。

虽然我们赞扬各国政府对触犯禁运的公司实施制裁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认为如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这类违禁情况则更胜一筹。我们必须弄清楚违禁的原因，并想办法消除这些原因。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告，违禁一方面是由于禁运中尚有漏洞，另一方面是因为难以解释第418(1977)号决议内使用的某些措施，特别是执行部分第2段中所说“武器和有关物质”一词所致。这些在解释方面的缺陷和困难给涉及违反禁运的个人和法律实体提供了漏洞。此外，可能有些违禁情况是由于没有国内的立法所造成的，特别是这类规章并不要求说明货运的目的地，这样就让武器出口至中间国家，再由中间国家把它们运至南非。此外，关于采取制裁的行动，或者不如说某些国家未能采取行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各国按照第418(1977)号决议第3

(多哥)

段审查同南非订立的一切现有合同安排和发给南非的特许证的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委员会的注意”。（S/14179，第77段）

这意味着各国没有废除或审查以前的一些禁运安排，结果让南非利用外国的许可证在南非国内制造武器。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我国代表团严重关怀的一点，就是同南非进行核合作的问题，这种合作让种族主义的好战国家发展核能力，不仅对该地区无核武器国家，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南非一直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和接受国际管制。我国代表团要在此表示，多哥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迫切需要使非洲大陆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

造成违禁情况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现在要紧的是设法补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请委员会注意我们所收到的报告中载列的建议。所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都是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有责任遵照这项决议，想方设法，以期

“……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

我国代表团诚望安全理事会能获得对这一重要问题采取行动所必要的一致意见。

目前，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就改进第418(1977)号决议一事迅速达成协议；应更新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任务；并应扩大委员会的职权和行动范围，特别是让它设立一个永久秘书处，使它能恢复工作，完成其报告。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关心地注意到法国现政府在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方面作出的承诺。我国代表团希望其他类似的承诺会接踵而至。

主席：我感谢多哥代表对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阿勒哈米·尤素福·梅塔马·苏莱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梅塔马·苏莱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首先，我对由日本代表主持安理会会议审议对南非采取武器禁运的问题，表示十分满意。日本是一个决心维护和平和裁军的国家，并已宣布在军事合作与核合作方面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有效的武器禁运。

自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近20年前成立至今，它一贯强调，有必要对南非实行有效的武器禁运，认为这是国际社会为了消除，或至少说为了减少南部非洲武装冲突危险而采取的一项起码而首要的措施。

它强调任何一个憎恶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至少应能作到停止帮助种族主义的政权扩大其军火库和获得核能力。

委员会要求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来终止一切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合作和核合作，包括训练军事人员和互派武官在内；停止向该政权的军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军需品，并禁止转让可能有助于该政权发展其军火库的一切技术和资本。

委员会欢迎安理会1963年8月7日通过的第181(1963)号决议和1963年12月4日通过的第182(1963)号决议，庄严呼吁所有各国立即停止对南非出售并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及军事车辆，立即停止出售并运送供南非维修武器的物资设备及弹药。但是，安理会的这一庄严呼吁却被某些西方国家解释为是某种自愿性禁运，结果执行得很不彻底。

经过14年之久的呼吁和劝说努力，并于1977年8月在拉各斯召开了反对种族歧视世界会议之后，以及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加紧镇压的情况下，安理会于1977年11月4日通过了第418(1977)号决议，断定

(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

“……南非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已成为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

1977年12月9日安理会再次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即第421(1977)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全体委员会，以监视实施武器禁运，并特别授权该委员会：

“研究如何对南非实施更为有效的强制性武器禁运之方法和途径，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我想回顾一下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后等接着所作的发言。他说：

我们今日很清楚地目睹了一项历史性的事件。这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在本组织32的历史中，第一次按照宪章第七章规定，对一个会员国采取了制裁行动。我无意试图判断安理会这项决定本身是否足以达成目的。不过，非常明显的是，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南非政府为实施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如此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和充满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以致必须作出与情况的严重性相当的反应。这项重大的步骤是基于安理会各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在国际社会为补救这些严重错误的长期努力中，我们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显著不同的阶段。”(S/PV.2046, PP.4-5)

特别委员会认识到，在沙普斯维尔大屠杀和非洲国家纷纷取得独立之后，南非政权便开始扩充军备，此后种族主义政权就在国内搞起军火工业来。委员会也知道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是有局限性的。

同时，委员会强调了安理会强制性决议的极端重要性，并认为这个决议是反对种族歧视行动纲领的第一步。委员会强调彻底执行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这一历史性决议是非常必要的。

(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

特别委员会主席在1977年11月8日的一次发言中说：

“我谨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强调指出，所有有关各国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执行安理会1977年11月4日关于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任何拖延、任何推诿、任何限制性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向南非提供军事装备的国家，显然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备件和组件。根据决议的精神，所有提供军事装备的合同都必须废除，所有制造这类装备的许可证都必须收回。”

特别委员会向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就南非问题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提供了充分的合作。

实际上，安全理事会在监督武器禁运方面的活动大多是根据特别委员会本身，或受特别委员会支持和鼓励的组织或个人所提供的资料而进行的。

根据大会的决定，特别委员会于1978年5月3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了关于南非军备扩充与核计划讨论会；于1979年2月在伦敦又举行了关于同南非核合作的讨论会；并于1982年4月又在伦敦举办了关于实施和加强对南非武装禁运的国际讨论会。

委员会同一些著名专家多次进行协商，最近一次是在1982年6月14日。委员会还公布了有关武器禁运中的漏洞和加强禁运的办法等方面的资料。

1981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制裁南非国际会议特别重视武器禁运问题，会议宣言及其各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非常恰当的建议。

特别委员会根据其所进行的研究和协商的结果，有好几次不得不对某些国家未能充分和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一事表示深切不安。

(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

一些国家并没有能采取立法或相应的措施来执行武器禁运，而有些国家则允许向南非提供军事和有关装备，理由是这种装备可有“双重用途”。这种例外情况也是可以加以引伸的，而有几次也确被引伸了，结果使强制性制裁和安理会的决议变得毫无意义。有些国家则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禁止向南非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或拒绝下禁令不许提供资金和技术人员帮助的南非发展其军事工业，或拒绝要它们所属的跨国公司不让其在南非的分公司或附属公司向南非军队提供军需品。有些国家还利用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措辞上的弱点继续向南非进行核领域方面的合作。

现在，我还不想直接指出那些个别国家或跨国公司，因为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记录中已提供了不少资料。

我只想提醒大家，特别委员会曾一再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有必要加强和巩固武器禁运。

大会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在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情况下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强制性措施，以充分实施和加强武器禁运。

1980年6月13日安全理事会再次一致通过第473号决议，使我们稍微增加了一些勇气。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呼吁所有国家“严格认真地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并为此目的根据情况制订切实有效的国家法律”，还要求其委员会“加倍努力，在1980年9月15日以前就堵塞武器禁运的一切漏洞、加强武器禁运并使其更全面化等方面措施提出建议，以此来确保贯彻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但从此以后的情况发展非常令人失望，实在使人丧气。

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在1980年9月份的报告中提出了16点建议，但与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和大会的要求仍相差很远。

可是联合王国对所有这些建议都保持缄默，法国在其前任政府领导下对六点建议表示有保留，对两点表示反对。美国的前任政府对五点建议持有保留意见。

安全理事会不但没有进行磋商、协调各方立场、和采取积极行动，至今还未就其自己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

由于上述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采取了这种态度，武器禁运的监督工作便陷于瘫痪状态。

大会要求特别委员会同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合作，可是后者已有好久甚至没有开过一次会。

武器禁运的主要目的就是抑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使之无法扩大其军事建设和军火库，使之无法对邻国进行侵略和恐怖活动，也无法对其本国人民实行镇压。

南非政权对所有邻国，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无数次的侵略和恐怖活动，所以各前线国家的政府首脑在1982年3月的公报中把南部非洲的局势说成是“不宣而战”。比勒陀利亚政权甚至参与了雇佣军对塞舌尔岛的入侵。

比勒陀利亚一直在夸口要扩大它的军火工业和制造新型高级的军事器材。

就在几天以前，据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9月12日的报道，南非国防部长公布拥有一种机动炮——G6——，这种炮可发射一整套北约组织155毫米口径炮弹，其中包括美国的核弹头投射弹。

当然，最惊人的是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拥有核能力的新闻报导。

因此，难怪我们要对美国政府今年决定放松对南非的武器及核禁运的管制一事，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们不禁要对《华尔街日报》9月21日关于让南非向美国购买2,500支电震棍的消息深感不安。9月21日这一天被命名为“和平日”，正好是联大开幕之日。我希望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停止这种交易。

我们也无法不谴责以色列向南非供应装有导弹的军舰。

(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

我们对联合王国以“双重用途”器材为理由，供给高级军事通讯器材一事，只能深表忧虑。

特别委员会于是在其9月17日，星期五通过的年度报告中只得强调指出，某些大国拒不加强武器禁运，甚至拒不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以及某些国家、公司和机构在军事领域和核领域继续同南非进行勾结，所有这些情况结果严重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背叛了国际社会承诺的义务，致使人们受害不浅，使和平许多次遭到破坏，而且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特别委员会在报告结语中表示：

“国际社会必须想方设法，揭露所有在军事上和核方面，同南非进行的勾结，并制止这类勾结。”

现在处于存亡关头的不只是南部非洲的和平及该地区非洲人民的生命，而且还有安全理事会的威望及其对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常任理事国的刚正不阿。

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敦促安全理事会对我提出的各项建议采取迟迟未采取的行动，立即审议大会所提出的那些要求。

大会1980年12月16日第35/206B号决议及1981年12月17日第36/172F号决议请安全理事会采取强制性措施，加强武器禁运，立即制止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领域和核领域进行任何形式的勾结，在这方面，大会要求安理会确保使所有国家：

- (a) 防止南非取得武器、弹药和有关物资以及核装备和原料；
- (b) 撤销以前给予南非的关于制造一切型类的武器和有关器材的许可证；
- (c) 禁止其管辖下的公司参与在南非或其他地方制造或发展武器或有关器材或一切补给品，供南非军事或警察部队或其核计划使用；
- (d) 禁止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代理机构转让同军事或核工业有关的技术；
- (e) 禁止为南非供应或维修飞机、飞机发动机或飞机原件，电信设备、电

(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主席)

子计算机和四轮驱动车辆；

(f) 阻止其管辖下的公司和个人向南非的军事或核工业或其辅助机构进行投资；

(g) 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勾结，特别应停止同南非交换核科学家、或为南非训练核科学家或技术人员；

(h) 禁止南非招募核科学家或技术人员；

(i) 禁止从南非进口任何武器或有关物资；

(j) 终止同南非互派陆军、海军、空军武官和科学专员，终止军警无人机、武器技术专家和军火工厂从业人员的交换访问，并停止为南非训练军警人员；

(k) 采取有效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防止招募、应募、训练或运送雇佣兵去为南非军警部队服役；

(l) 不向南非购买铀或浓缩铀。

不会还要求各国采取坚决措施，防止它们通过与南非所订立的军事联盟，与之进行任何勾结或接触。

大会还要求秘书长确保提高秘书处的工作效率，使之能监督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为此目的尽量进行协调。

特别委员会对彻底停止所有同南非的核勾结一事非常重视。就在几天前，特别委员会还获悉，南非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若干技术工作组的成员，甚至还是它们的主席，感到十分担忧，因此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采取紧急行动，把南非驱逐出去。

特别委员会还认为，石油禁运是对南非武器禁运不可缺少的补充。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作出一切必要的决定，加强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进行有效监督。特别委员会将依照大会赋予它的职权，保证全力以赴地同安全理事会及其委员会协力从事这项任务。

主席：谢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赞扬的话。

凌肯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对波兰新任常驻代表纳托夫大使阁下参加安理会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期待同他进行良好的合作。

根据安理会第473（1980）号决议的规定，安理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向安理会提交了“关于如何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的报告”，即S／14179号文件。报告就加强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提出了若干具体的、积极的建议。中国代表团赞赏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安理会本来早就应当审议这一报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拖延了两年之久，直到现在才进行审议。尽管如此，考虑到南非的所作所为，为了加强对它的武器禁运，安理会现在来审议这一报告，并给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以认真的、有利的考虑，是完全必要的。

自安理会一九七七年通过第418号决议，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以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对其倒行逆施，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大规模地扩充军备，继续残酷地镇压南非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且变本加厉地推行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加紧推行“班图斯坦”计划，接连制造“黑人家园”的假独立。就在最近，南非当局又大肆镇压工人罢工斗争，解雇大批非洲工人，并把他们强行“遣返”“黑人家园”。它还鼓噪什么“分享权利”的“建议”，使占南非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广大黑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这就再一次证实，它的所谓“改善种族关系”的“改革”，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其种族主义统治的骗人花招而已。

南非当局还冒天下之大不韪，顽固地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它一方面大举使用武力，残酷地镇压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并且以纳米比亚为基地，不断地向安哥拉等非洲邻国发动武装入

(中国)

侵。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破坏谈判，致使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至今未能开始执行，纳米比亚至今未能独立。一个时期以来，南非当局还加强了对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非洲前线国家的颠覆、破坏活动。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严重地威胁着南部非洲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和稳定。

遗憾的是，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个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在多方面给南非当局以支持和纵容，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向南非当局提供军事装备、军用物资和军事技术，甚至在核领域同它进行合作。这一切使得安理会第418号决议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并且使南非当局的态度更加嚣张、顽固。

在此情况下，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除了严厉谴责南非当局的所作所为与加强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外，强烈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当局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首先是严格执行安理会第418号决议，有效地实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这是完全合理的和正当的。

中国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奉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本着这一原则立场，我们支持非洲国家的上述正当要求，赞成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严格执行武器禁运。我们认为，为了能够有效地执行第418号决议，除了应作出某些更明确的规定外，更需要有关国家表现出政治意愿来。我们主张安理会应当认真考虑武器禁运委员会的这份报告，特别是报告中所提的建议，并且明确授权该委员会立即恢复工作。

努塞巴先生(约旦)：首先，我要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波兰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热烈欢迎。我相信，他的丰富经验将为安理会的工作增添光采。

安全理事会现在又开始对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进行审议。该决议为会员国执行安理会1977年10月22日决定制定了某些具体的义务，第一次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为了促进该决议的执行，安全理事会接着又通过了第421(1977)号决议，据此设立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有效地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委员会提出了三份报告。最后一份报告是关于如何有效地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途径和方法，于1980年9月提出，载于S/14179号文件。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在过了两年才来审议该报告。

虽然，最后那份报告中所载的结论是经过全体一致通过的，但理事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对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有所保留。我们诚望，在非正式协商中他们能收回这些保留，从而使理事会能产生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切实贯彻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委员会前任主席是墨西哥的穆尼奥斯·莱多大使，他于1981年任职。穆尼奥斯·莱多大使1980年期间是副主席，他对提出最后那份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12月19日安全理事会提出该报告时，当时的安理会主席说，成员国将进行磋商，来继续审议该项目。鉴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正在加紧进行对南非多数人口的压迫和镇压，而且还拒绝给予纳米比亚以应有的独立，故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开始进行这种磋商，因为纳米比亚是交由联合国托管的，而且是直接托管。

我们还希望安全理事会明智地将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中的结论和许多建议收入一项正式决议，或许还可增加一些理事会认为有必要补充的内容。重组委员会并根据它工作期间出现的漏洞，赋予新的职权范围，这也同样是迫切需要的。由于南非可能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并且它不仅对这个地区，不仅对非

(约旦)

洲大陆，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核威胁，所以充分执行第 421(1977)号决议一事现在更形紧迫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2年9月13日星期一刊登的一篇资料丰富并具权威性的文章以及其他权威性的刊物，都不容置疑地证明，南非正在公开广泛地开展活动，俾能将它所产生的武器几乎销遍全世界。据说，南非正在把它生产的武器卖给所有它认为友好的国家。毋需我说，许多武器是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靠进口的武器和技术研制而成其中包括核技术和核材料，而且有好几个国家参加研制，但主要是以色列。

我完全同意加纳大使的坚决请求，将石油禁运也包括在加强禁运的措施中。但是，我感到有责任最强烈地强调，现在向南非出售石油是多国公司，而不是石油出产国干的。油轮刚离开石油出产国的港口，购买这些石油的公司就开始干坏事，把石油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即使是自由企业国家的政府，当它们决定对某个国家实施禁运时，是能够并确实可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公司的所作所为。我们最近就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任何公司无视安全理事会强制性决议的行为决不能解除它们所属国无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责任。

委员会应得到理事会的高度赞赏，因为它找到了使安全理事决议失败的漏洞所在。委员会当然还需要某种机制，来代表安理会执行其任务。关于这种机制的问题应在安理会成员国的磋商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这样才有希望达成一致而可行的意见。

1981年的委员会主席穆尼奥斯·莱多大使提出最后一份报告，使安理会得得益斐浅。这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利用他的经验的必要性，但也要看拟议中要重新设立的委员会虽是安全理事会的全体会议，但不因为墨西哥已不再是安理会的成员而影响这一点而定。虽然禁运委员会是安全理事会的全体委员会，但如没有一个专职的秘书处，没有一个机构或任何类似的机制，它显然是不能有多大作为

的。必须设立这么一个机构，来逐日地一丝不苟地执行安理会的决议。显然，我们虽然通过了决议，即使是强制性的决议，如果在秘书处没有一种机制或机构，来天天不断地专职确保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得到严格执行，这些决议仍是一纸空文。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上次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由于安理会议所处的可悲情况，我没有能够向你表示你应得的赞扬。现在，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九月份主席。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将会出色而有效地领导这个机构的工作。

我愿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爱尔兰大使表示赞扬。据我了解，他在八月份的确是一位杰出的主席。

我在这次讨论中发言，是因为几个月以前我在伦敦主持了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一些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召集的关于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的讨论会。出席那次讨论会的有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一些国家政府的代表，有西欧国家的议员。我愿向安理会传达讨论会与会者，也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观点。

人们认为，南非军事化以及种族主义政权用武力和核力量来威胁和平与稳定的问题，已经旷日持久，令人不能容忍。南非政权为了支撑它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体制，为了在邻国进行军事冒险，建立了规模异常庞大的军事和警察机构。为了支持其侵略计划，南非制订了一项总体战略，把所有可用的资源都用于建设其军队。

1974年，一项五年扩展方案开始实行，使军事开支在此后三年内增加了两倍。所以，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结果南非今天对本大陆，而且我敢说，对印度

(阿尔及利亚)

洋部分地区和南大西洋地区显然已构成直接威胁，这是毫不奇怪的。它肆无忌惮地玩弄手法，企图恐吓南部非洲大多数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继续公然蔑视联合国，非法军事占领纳米比亚。它的部队仍然深入安哥拉境内。它的军队在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进行颠覆和破坏。它继续在邻国的边界上纠集和供养匪帮，企图以此动摇这些国家的合作政府。

南非的这一切计划和行动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它得到外国朋友和伙伴不顾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18(1977)号决议于1977年实行的武器禁运而给予的直接或间接援助，建立了一套军事机器。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必须监督武器禁运决议的执行情况，故通过第421(1977)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我们都欢迎这项决定，认为它是一个有益的和必要的步骤。

伦敦讨论会认为，上述委员会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而且，尽管它在1980年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研究结果，但是时至今日，安理会还没有研究过它的建议和结论，也没有对此采取过后续行动。我们研究了这份报告，完全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因为它强调了我们非洲人已经了解的事实，即发生过许多起违反安理会决议、非法向南非提供军火和军事技术的事件。然而，我们注意到，各国没有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使安理会不能掌握全部事实，用以审查破坏武器禁运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注意到，对安理会决议某些段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给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至于同南非作出的有关制造武器和军火或者出售任何种类车辆、甚至明确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车辆的安排，其出口许可证问题，有些国家认为不要予以审议。这是令人震惊的。所以我们完全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澄清，没有适当的任务规定和监测所需的一切手段，那就几乎不可能履行监督武器禁运的职责。

现在该是安全理会有系统地研究向南非输入武器和军事物质的问题并采取适当行动的时候了。应该断然排除南非的朋友们所使用的牵制策略。应该更加有效地传播情况，使公众也能和政府一样在执行武器禁运中发挥作用。

(阿尔及利亚)

我们坚决支持委员会的建议，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武器禁运部门，专门授予协助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的任务，负责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进行研究、编纂文件和同会员国联络。我们认为，这个部门应设在秘书长办公室属下。

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充分担负起责任，必须表明它愿意并且能够执行其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这项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了行动，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些请求我们不再要求实行进一步制裁并且反对任何人这样做的国家，今天没有实现它们自己的承诺。让它们向我们证明，它们同意援引第七章，并不是当作儿戏；否则，正如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将变得完全软弱无力。

我要引用秘书长报告中论述这个问题的具体段落：

“在联合国内有一种趋势，各国政府对所讨论的主题似乎只要通过一项决议，就免除了进一步的责任。《宪章》的意思绝非如此。各项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事实上应当是各国政府给予支持和发挥决心的出发点，应当从而推动它们在联合国外的政策。这才是《宪章》加予会员国的条约义务的实质。换言之，除非各会员国政府给予适当的支持并付诸行动，世界上最好的决议也不会有什么实效。”（A/37/1，第6—7页）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刚收到古巴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比埃拉先生（古巴）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请古巴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何塞·比埃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比埃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在安理会审议这个重要问题的时候让我有机会来发言。古巴代表团看到你、西堀正弘大使在这个时刻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感到特别高兴。你的经验和才智，以及你的伟大国家日本对国际和平与合作事业的忠诚，是你的工作会圆满完成的保证。

南部非洲的冲突和必须有效执行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武器禁运的问题，是今天影响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不结盟运动曾反复强调，必须对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实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而且，鉴于南非在其盟友特别是美国的合谋下多次公然违反上述决议，不结盟运动就特别强调，对安理会上述决议所实行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加以补充是有其重要性的。不结盟运动最近的部长级会议遗憾并关切地注意到，主要由于美国的否决和它采取的政策阻碍了安理会通过对南非实行广泛的强制性制裁的决议，因而安全理事会不能够按照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进行工作。

由于南部非洲局势严重，对世界和平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落实安理会的决定和第421(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建议。

南部非洲的局势人所共知，这是毋需多说的。在那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在加剧，原因是种族主义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和其它独立的邻国不断无端进行侵略、攻击和破坏，并且继续实行应该受到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在纳米比亚，南非继续抵制安理会、大会和许多国际机构要求它从纳米比亚撤出种族主义军队的决议。尤其是对国际社会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比勒陀利亚种族分子采取种种拖延手法来阻止其执行。不仅如此，南非还加紧镇压其本国人民，镇压在国际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勇敢地反对它的纳米比亚人民。

某些国家、首先是美国提供的武器使这种残酷镇压得以进行，镇压中使用的是罪恶的法西斯手段，妄想以此阻挡在南部非洲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进程。

古巴代表团赞扬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们十分努力地处理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问题，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提供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数据、分析和建议。我们特别注意到，委员会在努力执行任务时遇到了许多障碍，委员会主席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表现出顽强的精神。

我们支持墨西哥大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早日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特别是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制裁部门，这将在实际上有助于禁运的执行。

主席：谢谢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对我所说友好的话。

纳托夫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衷心感谢你以及多哥、中国和约旦代表对我的热情欢迎之词。今后，我期待着同安理会所有成员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执行联合国赋予这个机构的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艰巨任务。

请允许我也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新到任的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表示良好的祝愿，祝他工作顺利。

主席：已经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将在其成员协商决定的日期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12时55分休会。